



总策划：张海君 徐 迅
青少年必读的当代精品美文

稀薄 的秋凉

那些蔓延的青草与树木，
淤泥的田园与农耕都被覆盖，
人与事俱不能怀旧。

吴 忌◎著



 敦煌文艺出版社

总策划：张海君 徐 迅
青少年必读的当代精品美文

敦煌 (CIP) 目录检索在库图

并州出版文獻：版三——著忌吳、寫詩的詩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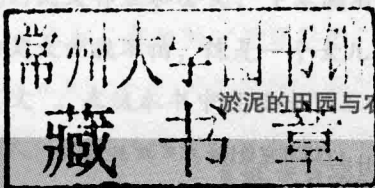
(文美品第升世出對像平少青)

ISBN 978-7-249-0508-8

升世—國中—藏文第① III ……忌① II ……第①

稀薄的秋凉

吴 忌◎著



那些蔓延的青草与树木，
淤泥的田园与农耕都被覆盖，人与事俱不能怀旧。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稀薄的秋凉 / 吴忌著. -- 兰州 : 敦煌文艺出版社,
2012.5

(青少年必读的当代精品美文)

ISBN 978-7-5468-0268-8

I. ①稀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84385号

稀薄的秋凉

(青少年必读的当代精品美文)

吴忌著

总策划: 张海君 徐迅

主 编: 沈天鸿

责任编辑: 刘仕杰

封面设计: 晴晨工作室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: (730030)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

本社网址: www.dhlapub.com

投稿邮箱 tougao@dhlapub.com 编务信箱 gy@dhlapub.com

0931-8773084(编辑部) 0931-8773235(发行部)

北京市联华宏凯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3 字数 200 千

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~3 000

ISBN 978-7-5468-0268-8

定价: 25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 并许可使用。
未经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

序

吴雪远

回家过寒假，见老爸正忙着编辑他的新书。这是他的第四本散文集了。老爸不仅语文课上得好，是安徽省特级教师，他的散文也让我引以为豪。但没想到他忽然叫我作序，有些吃惊。虽然我正在研究日本文学，但这几年只写八股式的论文作业和公文，下笔颇有些犹豫。仅将自己最直观的读后感奉上，贻笑大方我不怕，这是一个女儿在说话。

都说“人如其文”。在这本书中我读出了三种文字，三个角度的人生。人首先是生活中的人。生活的琐碎和无奈，小城里平凡或是不平凡的人和事，街头巷尾日复一日的油盐酱醋，时常在我老爸笔下被诙谐地娓娓道来，发人深省。这些亲切可爱的调侃总能发掘出鲜活的趣味，正如老爸亲切的光头，映射的是岁月沉淀过的智慧。诸如《被手术》《想念玉香》《女人与小男孩》等可做代表。《被手术》一文尤其有味道，沉重与轻松的界限在一声声嬉笑中被模糊。如何面对人生之难，人生之痛，奥妙或许就在于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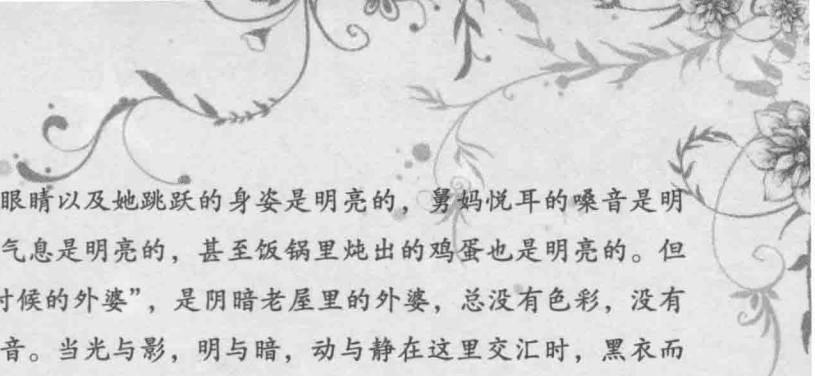
书中大部分文字则是安静而细腻的思考。老爸是一个习惯于安静的人，喜欢独坐，喜欢无言。或许是教书育人很累。然文字里往往有无尽的忧思。我老妈时常烦他的“忧”与“思”，以为老爸是“烦”她唠叨，总叫他要知足。“我忧国忧民行不？”是的，无论站立、行走或坐卧，都是有文章的。一棵树、一场雨、一条河、一杯茶都可以是思绪的出发点，延伸对于人生社会的关怀，敞开一个中学教师一个写作者的热忱之心。就好比一个习武之人，不一定用剑，也不一定有章法，只需随手抄起一把雨

伞，划拉几片树叶就能恣意挥洒了灵动的招式。我比较喜欢《紫花泡桐》淡淡的忧伤，《柳絮晴朗》的安详境界，思索的《路上的雨》，这都如诗词一般赏心悦目；《抽象一条河流的臆想》《水田里那块崭新的石头》等却抒写了在城乡之间逡巡徘徊的现代人的矛盾心理；《远处的灾难》《舟曲的时间》则直面灾难而默哀，是铺天盖地的痛彻。当然，还有庭院内，校园里，街道上，许许多多的风景，都披挂了我老爸的情感和思想。

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，我开始偏爱老爸带有乡土气息的文字。也许是距离产生美。老爸的乡土虽不是我的乡土，只是他一个人的乡土。但那些童年里的村头坝下，总仿佛暮霭中的炊烟，虽看不清色彩，却无比神秘，系着普遍的灵魂的震颤，让人忍不住要一探究竟。又或许是喜欢听故事的孩子，长大了也喜欢读有故事的文字吧，故乡的故事里或许有往日不再的惆怅，但那些故事绝不是应该被时间湮灭的。正如《“油榨”的诗人》所高喊的，故乡理应是我們“深情歌唱”的对象。我喜欢《阴雨连绵》中外婆的小脚和黑裳，喜欢那《亲切的牛粪》中牛以及人哈出的早春的白气，喜欢《八月闲走》时遭遇的迟疑的狗。这些文字，一遍读下来，已是难以忘怀。

其中《阴雨连绵》是我的最爱。开篇是老爸一如既往的简约，文字是一如既往的优美。顺着回忆，缓缓穿过夏夜潮湿的层层雨幕，隐约呈现出外婆阴暗的老屋，忽而有几十年之远，忽而又似乎咫尺之近。凝视那阴暗老屋的是小男孩的“我”，是四十岁中年人的“我”，在屋子里交替呈现的是年迈的外婆与年轻的舅妈，年幼的“我”以及更加年幼的大表妹，这是一个时间与空间被肆意翻腾，叠加，继而奇妙地再融合的蒙太奇世界。





而大表妹的大眼睛以及她跳跃的身姿是明亮的，舅妈悦耳的嗓音是明亮的，金黄的稻草气息是明亮的，甚至饭锅里炖出的鸡蛋也是明亮的。但“外婆始终是黄昏时候的外婆”，是阴暗老屋里的外婆，总没有色彩，没有表情，始终没有声音。当光与影，明与暗，动与静在这里交汇时，黑衣而小脚且无言的外婆就凸显在纸上，当真是“无声胜有声”了。妙不可言。日本文学巨匠谷崎润一郎在他的随笔《阴翳礼赞》中曾高歌阴翳的美。他认为美往往并不依附于某一物体本身，而是存在于物体之间阴翳的明暗里。这篇《阴雨连绵》无疑对这一美学观做出了中国式的阐释。

无言的外婆不说故事，无言的外婆浑身都是故事。老爸曾说过，要写自己故乡的小说，我期待他告诉我更多神秘的人物与往事。

2011年2月2日，宿松

· 目 录 ·

第一辑 经过北坡

紫花泡桐 / 002

八月闲走 / 004

喝 茶 / 007

阴雨连绵 / 010

画蝴蝶的舅妈 / 014

经过北坡 / 018

亲切的牛粪 / 021

“压榨”的诗人 / 025

第二辑 月夜无眠

叠叠重重望青瓦 / 030

老屋深锁 / 034

稻场寂寞香樟老 / 038

月夜无眠 / 041





稀薄的秋凉

Xi Bo De Qiu Liang



四楼骨科 / 048

父亲的暴雨 / 051

蚊 帐 / 054

奔 跑 / 056

第三辑 稀薄的秋凉

稀薄的秋凉 / 060

水杉树上桑寄生 / 064

路上的雨 / 067

女人与小男孩 / 070

一瞥石塘湖 / 073

夜深酒醒 / 076

安 静 / 079

失眠的声响 / 082

第四辑 折断布谷

弄堂春 / 086

折断布谷 / 08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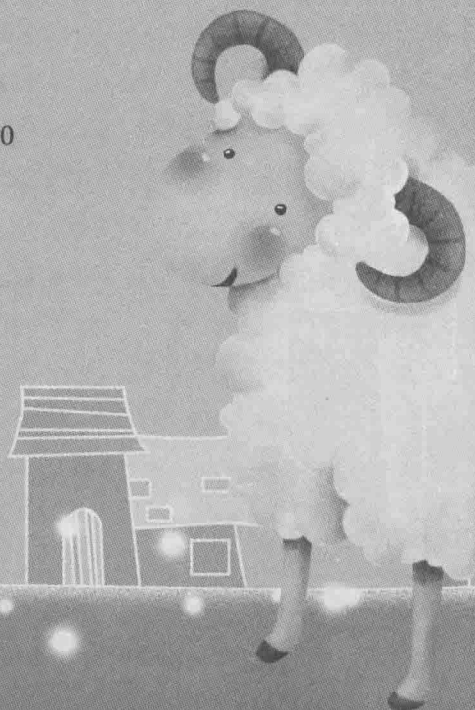


· 目 录 ·

- 抽象一条河流的臆想 / 091
高速村头 / 096
天空抿着湛蓝的嘴唇 / 100
雨点斑鸠 / 103
水田里那块崭新的石头 / 105
剃头的樟树 / 108

第五辑 李白那只酒瓶

- 被手术 / 112
想念玉香 / 116
向国之死 / 120
逼写挽联 / 124
残疾人 / 128
李白那只酒瓶 / 130
关 羽 / 134
一只哑狗 / 136





稀薄的秋凉

Xi Bo De Qiu Liang



第六辑 蝉声满树

雪 后 / 140

谛听早晨 / 142

小叶女贞 / 144

蝉声满树 / 146

七月广玉兰 / 148

柿子树 / 151

第七辑 春雾迷离

春雾迷离 / 154

柳絮晴朗 / 156

风景与散步 / 158

春天已经走远 / 160

在黄昏 / 162

青 楼 / 164

隔着一 条夏天的河流 / 166



目 录

第八辑 水与泥

水与泥 / 168

远处的灾难更加疼痛 / 171

谷雨的雨 / 173

舟曲的时间 / 175

阳光灼伤这个盛夏 / 177

第九辑 随 手

随 手 / 180

后墙一棵柳 / 183

一只青蛙咕呱呱的夜 / 188

跋：恬淡任其“散”，随意难作“文” / 191





小地乱飞，在风中欢笑，且一直飞到种土豆的地上。然后漫漫灭中，长成粗大的泡桐树，在眼前遮挡而墙上更受过于强烈的阳光，也密实了屋后长满毛竹的棚内。

有时候，我觉得她们的哭声也是似曾相识的。她们的哭声，几乎没有了重量，仿佛从遥远的地方飘来。

第一辑 经过北坡

紫花泡桐

八月闲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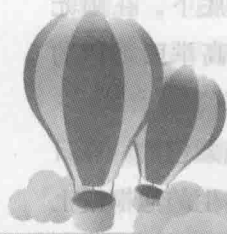
喝茶

阴雨连绵

画蝴蝶的舅妈

经过北坡

.....





紫花泡桐



紫花泡桐

村子里有很多泡桐树。在暮春的温暖里，她们一齐开着紫色的花。而这时候的泡桐树依然无叶，整棵树还都光秃秃的。那满树紫色的喇叭状花朵，赤裸裸，饱满而滑腻。然而这样的紫色，悬挂在天空底下，在阳光里，没有了羞涩，也不发烫，只有无言的忧伤。仿佛村子高举而远望的眼睛。

我很喜欢泡桐树上那些凌乱的喇叭。她们使得春风也是紫色的。春日的阳光，我抬眼看见的天空，都是紫色的。她们在高高而速生的泡桐树上悬挂，在春风中摇晃十分震撼的姿容。我仿佛听到了那些喇叭叹息和呐喊的声音，就在村庄凌乱而高的屋脊上。她们远远对称了村前田垄里紫云英那同样铺天盖地的紫花。这时候的春天已经很暖和了，到处都是蜜蜂嗡嗡嘤嘤的翅膀。只可惜紫云英的紫花已经越来越少了，因为生长她们的水稻田已经越来越少。

我所喜爱的这两种紫色的对称，是我在意念里故意看见的，是我所愿意的春天的幻觉。可现在即使在大山脚下的乡村，这些紫色的花朵也已经没有人稀罕她们了。在村子里，作为速生木材的泡桐树，她的荫，夏天只可以歇牛；她的凌乱，在炎热的午后也只可以摇曳风声的粗糙。剩下的则只有我童年嬉闹于其下的简单回忆。

我尤其喜欢看泡桐树的种子在春天的枝头悬挂时动听的炸裂。她们的荚角先在高高摇晃的树枝上坚守漫长的冬天，而后在春天雨后，经晴朗的阳光晒暖，就忽然那么一声清晰的细响，那些如柳絮，如蒲公英飘飞的种子就散落下来，白白的，泡桐树黑色的种子透明其中。

但那都是头一年的种子，她们一律要坚守到次年，才开始在春风里细



小地乱飞，在风中发笑，且一直笑到种土豆的地坝上。然后慢慢发芽，长成粗大的泡桐树，在屋前遮挡稻场上盛夏过于强烈的阳光，也密实了屋后长满毛竹的阴沟。

有时候，我觉得她们的笑声也是细微而疼痛的。那些种子很轻，轻到几乎没有了重量，仿佛她们简单的灵魂随风行走，随地忧郁。但泡桐树却总是长得那么茁壮，迟迟而生的叶子反而无比盛大。在村子里，还有什么树叶比泡桐的叶子更大些呢？几乎没有。高大的樟树，枫树，都没有。

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树会比泡桐树生长得更快，你只要指着一个想出嫁的姑娘或者一个想结婚的小伙子，一眨眼，一棵泡桐树就可以打造出嫁的箱子了，可以制作结婚用的衣柜了。她们的木质也细腻而白皙，跟那些新娘的如玉手掌有得一比。

我老家就在宿松县城边上，山坡上很多泡桐树都开这种忧郁的紫花。只可惜现在那里的泡桐树也已经很少了。那里正在大规模开发土地，山坡已经不是往日的山坡，池塘也已经不是往日的池塘，推土机平整了一切。我早年的记忆已经没有了具体的着落。而越来越多的麻雀或者家燕，也在飞倦了的时候悬挂在不能停落的半空，悬挂在越来越密集的赤裸裸的高压电线上。而我所看见的，那是越来越多的紫色的呐喊，紫色的伤口。在平整的土地上，越来越多的泡桐树都高出了黄亮亮的泥土。那可能就是它们被刨出泥土的粗大的根系。

偶尔看看她们纯粹的紫色，依然高于村子里的桃花，高于泥土上所有急促的春天。今年，我是在一场春雨之后的阴暗里，忽然看见这些无人关注的泡桐树，她们依然裸露了赤诚的紫色的喇叭花，也高于天空下那些晴朗的喊叫。

然而紫色，那些眼神，那些声音，她到底是忧郁还是高贵？

泡桐树并不需要我们专门栽种，她们只需要敞开的泥土，只需要春天的雨水。在每年春天的末尾，四处都是她们那黑黑的荚角凌空炸裂的声响，四处都会盛开她们紫色的喇叭。那些欲笑不能的春天的面孔，都是泥土之上野生的欢乐与忧伤。



八月闲走

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游走，毫无目的。为什么要有目的呢？我既不找什么人，也不看什么特别的风景。就从这些村子里经过，纯粹地游走。从小城里出来，走走，转一圈我就回去。

但所到的村子，那些狗总毫无理由地吠我。于一只狗而言，我肯定是陌生人，甚至是擅自的闯入者。它们不认识我，坚持狂吠就是道义，是一种责任。村子不是我的地盘，是这些狗的。或许狗与我一样胸怀警惕，现在陌生人总有些可怕。他可能是一个歹徒，劫贼，要不然为什么四处流窜？村子里肯定被偷过鸡，被偷过牛，也可能被偷过钱，甚至被偷过留守的女人。现在村子里男人不多，都外出打工了，狗就像村子里的男人一样时刻警惕，见了陌生人就狂吠。

我心里赞许，“是些好狗。”

我并不怕这些狗。打小，我就熟悉一种咒语，用右手或者左手的拇指掐住食指第三个关节，念一种古老的咒语，狗就给定住了，站得远远的不敢靠近我。咒语源自古老的阴阳术学，一个长辈传给了我。当然有时没什么要紧的事，我并不念这个咒语，这或许会耗损我一部分内力，而意念高度集中也对我观看周围的事物不方便。对付狗的办法可以简单一些，穿开裆裤的时候我就会，只要突然蹲下来，狗就会迅速撤退。狗也是智慧的，格外谨慎，怕人突然蹲下去捡石头砸它。狗可不愿意吃现亏。我明白狗的狂吠是一种宣传战。舆论战术或者心理战术都会有效，一个人在气势汹汹的狗面前也不一定优越感。村子里的狗吠起来很吓人，有时不止一只，是一群，都站到你对面。而真要攻击你，狗就不做声了。突然袭击，一下子就咬着你了。一个人无论如何不可能拥有一只狗的速度，皮肤也不敌狗



的利牙！但我知道狗吠陌生人只是一种驱赶。我保持自由行走的速度与姿态，匀速，镇静，最好从容。这狗就知道，我们彼此彼此了。

现在，狗可能还怕我手上的另一样东西。戴着黑色猪皮套子的照相机。我在村子与村子之间游走的时候，偶然发现了狗的秘密。狗可能没有见过这东西。有时我见一只狗很威武，或闲在近处，就给它们照相。咔嚓一响，闪出耀眼的镁光，狗就会往后退，不狂吠，立刻呜呜，似乎胆怯。是不是也像当初欧洲人走进美洲非洲的丛林一样呢？土著人都怕洋人的照相机，以为那是魔鬼在摄人灵魂。

狗也在乎自己的灵魂么？

我猜测狗不是怕我的照相机，可能是怕我挂在脖子上的黑色猪皮套。狗会认出这套子的质地，那是一块猪皮。既然我能够拥有猪皮套子，肯定就杀死过猪，吃过猪肉，喝过猪骨汤，最后再将猪皮制作成了精致的套子。这蕴含了可怕的性格，神秘的力量。猪是不是狗的朋友我不知道，但至少互相认识，也算生活在一起。在狗眼里，我是一个脖子上挂着猪皮套子的人。可惜我没有带一个穿狗皮马夹的朋友同去，最好一个有狐皮围脖虎皮大衣的女人，那狗就更不敢靠近了。

一只狗不可能有狐狸的智慧，老虎的凶狠。

在一些村子里，我也会遭遇一些孩子围观。孩子们好奇，我是一个生有异相的闲人，光头，长胡须，穿土布唐装。但我肯定不是他们惯常敢于欺侮的“黑奁子”。因为我戴着明亮的近视眼镜，挂着相机，穿得还算体面。也有大胆的孩子凑过来问，“能让我看看你照的相吗？”我会翻回去给他们看，但他们不以为然，这些破房子，烂晒筐，歪脖子老树有什么好？为什么不去照一照村长家的新楼房呢？那是村子里最好的房子。也有孩子说，给我照个相好吗？你可以把照片寄给我的小学老师，他是某某。不过我没有钱给你。一些缺牙齿的孩子就被我记录下来。他们又不以为然，说，“你怎么老喜欢缺牙齿的孩子呢？”大一点的女孩会羞怯地站到后边。

大人可不喜欢孩子老跟着我，总把他们喊开。我知道他们才不是怕小孩子干扰了我的闲走，而是不肯相信我，就像村子里的那些狗一样。来村



子里的坏人也是有的，但我是坏人吗？偷窃，哄骗，诱拐，这样的事我会干吗？村子里也许早年曾经遭遇过这些事情。我对孩子们笑笑，“去吧，去吧，回去做作业，回去看电视吧。”我也会对偶尔遇见的大人笑笑，但他们都一脸警惕地回敬我，也勉强地笑笑。

在一个村子里，有一群青年人突然向我围上来，问我，“干什么的？”我说，不干什么，随便走走，看看风景。“这有什么好看的？”他们一再盘问我，北京快开奥运会了，你又不像个干部，你来我们村子干什么？最好离开，赶紧离开。不然，我们会告诉联防队的。他们说，这里曾经有人白天四处看看，而到晚上，村子里的牛就不见了，还有新媳妇也不见了。所以现在他们必须小心。

我不想找麻烦，问他们谁是头，我用一张身份证和一张政协委员视察证证明了自己。后来年轻的村长就留我吃饭，陪我喝了很多啤酒。我也留下了单位电话，地址，约好下次他们去县城，由我做东。

